

情定昆仑山

■郭凯 杨浩

2006年,杨富祥刚从军校毕业,眉清目秀、身体强壮,称得上是个标准的帅哥。可过了2年多,他那头浓密的头发渐渐稀疏,原本白皙的皮肤也变得有些粗糙黧黑。

考虑到杨富祥年龄不小了,还没有女朋友,父母和领导相继给他安排了几次“鹊桥会”,奈何都没有结果。

每次与女方见面,20多岁的杨富祥总被误认为30多岁,艰苦的工作也让许多女孩望而却步。

有朋友劝他从高原下来,但杨富祥没有答应,他有自己的想法:对于爱情来说,青藏线的艰苦既是“绊脚石”,更是“试金石”。他相信,总有一天能找到接受这一切的那个“她”。

那天,休假在家的杨富祥正走在大街上,忽然听到“抓小偷”的呼喊声。循声望去,只见一名男子抢了一个女孩的皮包后夺路而逃。杨富祥二话不说,冲上前将其制服,交给了赶来的民警。

女孩名叫张小红。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两人从此结缘。

后来,张小红问杨富祥:“为啥非要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当兵?”杨富祥认真地回答道:“再苦的地方也总得有人守着吧。”

2009年2月,杨富祥和张小红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杨富祥就因任务返回了部队,这一走就是整整8个月。

刚分开的那段时间,两人每天都打电话,嘘寒问暖,聊聊家长里短。虽然见不了面,但张小红的心里还是暖乎乎的。半年后,杨富祥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渐渐少了,有时甚至一天也没有一个电话。张小红既生气又担忧,决定到部队去找杨富祥,当面跟他问个清楚。

车一路前行,窗外的绿色越来越少,渐渐地,映入眼帘的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若隐若现的茫茫雪山……

几个小时后,张小红在公路旁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杨富祥抱着一件棉大衣和一个氧气袋跳上了车。他紧紧攥住张小红的手,脸上写满了担心,却又忍不住呵呵地傻笑。两人对视着,谁也没有说话。

连队门口,官兵早已在等候,大声地喊着:“欢迎嫂子来队!”张小红的心中涌上阵阵温暖。

张小红想跟父母报个平安,拿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便看向杨富祥。

杨富祥解释:“离营区两公里远的山顶上才有信号,每次给你的短信都是在那里发出去的。”

“嫂子,你就不该怪队长了,他也想多跟你联系呀。”从战士们口中,张小红



每有闲暇,杨富祥总是尽可能地陪伴在家人身边。图为妻儿来队探亲期间,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作者提供

才知道,这半年来,杨富祥带领中队官兵修建了蓄水池、重修了菜窖,筑了近1公里的土路,白天巡逻、执勤、训练,晚上到了凌晨还要查哨……听到这里,张小红眼里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通过这趟昆仑山之行,张小红才真正理解了“军人”这个词的含义,并暗下决心为杨富祥撑起“半边天”,当好他的“贤内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0年9月的一天,张小红在上班途中,被一辆失控的撞倒在地。

几天后,当杨富祥匆匆赶到医院时,张小红已经截肢。杨富祥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离婚吧,我不想拖累你。”张小红说。

张小红的话让一向坚强的杨富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们杨家还没有这样的混蛋!”他将张小红一把搂入怀中,承诺永远不会抛下她。

为了方便杨富祥照顾妻子,上级多次考虑将他调到西宁,可每次谈话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昆仑山已经融入了他们夫妻俩的生命。

一次休假,杨富祥没有提前把回家

的消息告诉张小红,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当杨富祥走到家门口时,看见张小红正扶着栏杆,咬着牙,一步步挪着假肢艰难爬上楼梯……

“你咋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看到半年未见的丈夫突然回家,张小红激动地说道。

“辛苦你了!”杨富祥抱住了张小红。“你等着,我去做饭。”说着,张小红就要去给杨富祥准备晚饭。杨富祥拉住张小红,让她坐下,并脱下她的假肢。看到妻子身上被假肢磨破的血泡,杨富祥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哎呀没事,比起你在山上吃的那些苦,我算啥,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张小红说。

归队前,张小红叮嘱杨富祥:“不要离开昆仑山,守护昆仑山就是守护我,看到昆仑山就看到了我,我装了假肢能照顾好自己!”说着,她还拿起一旁的拖把拖地给杨富祥看,“你看,我自己能扫地拖地,也能洗衣做饭,你就放心吧。”

2012年,杨富祥和张小红的小儿子出生了。儿子渐渐长大,杨富祥渐渐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儿子6岁以前,只要杨富祥在家,晚上就不睡觉,总问张

小红:“妈妈,这个人也要睡我们家吗?他能不能睡到外面,我害怕。”

为了和儿子亲近,每年休假,杨富祥几乎时时刻刻都陪在儿子身边。渐渐地,孩子也和他熟悉起来。有一次,杨富祥归队那天,儿子挥着手说:“欢迎你再来我们家玩呀!”

今年“八一”前夕,杨富祥被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表彰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此之前,他曾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2015年被评为“优秀基层主官”,2017年荣获“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如今,39岁的他,已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线驻守了15年。目送着一列列疾驰而过的火车,抚摸着那面由官兵用石头拼成的党旗,杨富祥常常感到热血沸腾,他为自己能在宝贵的青春年华里与风雪青藏线结缘而无比自豪……面对荣誉,他极其坦然。他清楚,总有一天,他将离开青藏线;但他更明白,自己的灵魂就像发着草一样,早已深深地扎在了昆仑山这片热土。“在山上守好国”,这不仅是一份责任,也是他和妻子的约定。

说句心里话

给官兵上家庭婚恋观教育课时,我常常对大家说,亲人和爱人虽然相距甚远,但只要彼此怀着足够的爱意,就可以挺过那些不遂人愿的现实。

这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道理,而是我在与老赵和来仔的相处中得出的人生体会。老赵是我的妻子,叫赵可欣,我们异地恋9年后结婚。来仔是我

和老赵的儿子,名叫易来。来仔出生前,我前去执行任务。我自知无法回家迎接他的到来,只好凭着对那美好时刻的憧憬写了一篇小说,描述想象中来仔会经历的人生,算作未来可赠予他的一份礼物。

我休假回家的时候,恰好是来仔出生的第六个月。我和老赵为他举办了一场“半岁纪念”晚会,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他表明父母不为距离而哀苦的态度。

在多年异地相恋的经历中,我和老赵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练就了为生活创造仪式感、增添爱意的能力。在我们这个注定要和距离长期较量的家庭里,有必要让来仔早点感受并继承这份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但这份能够慰藉我的道理,却未必适用于每个人。有一天,炊事班长腌了一只猪蹄和一只鸡,悬挂在炊事班帐篷的边缘,随凛冽的寒风摇曳。他说,等过年的时候请大家吃腊肉腊鸡。言毕,帮厨的小战士黯然吸了口气。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安慰这颗想家的心。当时是单位首次在高原冬季驻训,大风、低温、缺氧、干燥、封闭……大家的身心已几近忍耐极限。春节的临近,更使所有情感激荡得更为强烈。

我意识到,自己还从未与来仔及老赵一起过年。但我的心情还未完全陷入悲伤。那些天,在书本里读到一个说法,说是高原与平原相比,时间的流逝可能会慢些。细细琢磨一番,在这里待得长些、久些,或许会稍稍缩短我未来与来仔的代沟。

合书后,我莫名欣慰。

所谓“多年父子成兄弟”,意思是说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打磨刷洗,父子关系就可能挣脱传统的相处模式,更多是落落大方的关照与情义。我和来仔做了两年多父子,但总是相隔数千公里。聚少离多,竟让我越发感到和来仔的父子关系,从不间断的想象和吉光片羽的记忆中,酿成了一条轻盈梦幻的纽带,如一对潇洒恣意的兄弟。

在没有信号的地方执行任务,总会有战友问我:“想不想儿子?”想是想,不过,我忙工作,他忙长大,各有各的,好像也没什么相互挂怀。老赵总担心我和来仔久不相见,会渐渐疏远。这便显出了母亲后,老赵少了些少女的洒脱,多了点对生活温情的思虑。可“兄弟”之间,向来是不必过分计较的。你听相隔数月拨通的电话里他欢脱的

懂你

■易境均

时候,便知道分别再久,也无碍我们再见时热烈相拥。

其实,许多军人与孩子间都会萌生巧妙的牵连。听一位同事讲过,他当排长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志消魂,浑浑噩噩。领导找他谈话,先问他有孩子没,他说有的,刚出生不久。领导说:“孩子都崇拜英雄,但你把军人当到现在这个程度,还不够把孩子当成英雄。”同事默然,继而奋发。

我深有触动。这寄托于军旅生涯的“英雄梦想”,究竟是孩子的,还是他的?或许是他们共有的。

给来仔打电话,他奶声奶气地喊声“爸爸”,我就应一声干脆的“到!”这是在不经意间教他些礼节礼貌,略尽父亲的职责。视频里,他学会了简单的道别,胡乱挥舞着双臂。我便郑重举起右手敬礼,想给他熏陶点无声的素养。

老赵向我夸耀说,来仔最喜欢听地哼唱曲子,那表情就像听到了世界上最美的乐音。我虽然不善歌唱,但也想给来仔讲一段故事:那回,外面刮着猛烈的寒风,我和战友们坐在生着火炉的帐篷里,唱起《喀秋莎》。那真是感人肺腑的旋律!

来仔有时在视频那头摆出自己收藏的玩具挖掘机、公交车、洒水车、救护车……我知道,他已经学会了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和亲近的人分享。我也好想与来仔分享,让他知道从星空走入甜梦是什么感觉。

来仔最近说话越来越利索了,还会念成语、背古诗,但讲长点的句子还是有些费劲。老赵总能很快明白他的意思,只有我干着急。

所以,我只好不客气地对来仔劝导:请你加紧学习,快点长大。这样我才能更懂你,你才会懂我。

家庭秀

老兵抗洪

■董刚

当夕阳拥抱高原
当云舞舞动炊烟
在这不是节日的节日里
爱与亲情在哨所弥漫
一缕缕幸福填满成边岁月
一阵阵感动落在他和她的心田
亦久久留在大家的记忆

段超配文

定格

近日,军嫂岳北溯从云南来到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探望在这里服役的丈夫岳清。图为他们一起为哨所官兵做晚餐。

孙樊波摄

那年那时

前些日子,河南水灾灾情牵动着众人的心。看到无数身处抗洪一线的军人、警察以及志愿者,我想到了已经去世的父亲。父亲18岁参军,转业后回到地方又负责人武工作,抗洪的足迹遍布好几个省市。他说,自己生在长江边,参军后一直没有离开过洪涝区,命中注定和抗洪联系在一起。

父亲去抗洪,最替他担心的就是母亲。每年,一到七八月,母亲就会担心雨水太多,对天气预报格外关注。父亲所在部队先后在闽江、赣江流域驻防。一到汛期,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整天在营地待命,一旦上级有命令,一去就是很长时间。有好几次,父亲走的时候来不及跟家里打招呼。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母亲急得不得了,对我们说:“你爸爸太不把这个家当回事了,这么大的洪水,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你们给我作证,这一次真的不让他进家门了。”可是,等洪水退去,母亲见到平安归来的父亲,总是笑着迎接,没有一点生过气的痕迹。

还有一年,父亲到外地抗洪,不承想自己部队门前那条小河在大雨中也成了灾。一天一夜过去了,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淹到了家属区。部队来人通知母亲,为了保上游,凌晨时分可能会炸开小河的拦水坝泄洪,大家晚上别睡觉,一旦看见信号弹就带着孩子往山上



一朵玫瑰花开的时间

■张杰

人漫步在湖边,一起憧憬着大学生活。就在这时,刘世峰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朵玫瑰,紧张地说:“林霞,我喜欢你,这朵玫瑰花,送给你,希望你喜欢!”说完后,快速地跑开了。

林霞在原地愣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了笑容。

两人尽管顺利考上同一所大学,但没多久就开始了异地恋。刘世峰心底一直有个“当兵梦”,上大学不久便报名参军。林霞虽然心中非常不舍,但依然支持

他去追求梦想。刘世峰出发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如果我去当兵,谁来帮我给林霞送玫瑰呢?”

想到这里,他起身穿上衣服,走进夜色中。那晚,跑遍了大街小巷,刘世峰终于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花店。说明来意后,店主为他定制了一段很长的“送花期”。

此后的岁月里,两人遥遥地守候着彼此。那朵每天风雨无阻送达的玫瑰

花,像极了两人浪漫坚定的感情。不知不觉,过了8年。

去年,刘世峰邀请林霞到部队看看。林霞来队那天,操场上张灯结彩,一辆车上挂着金灿灿的“往后余生,有你足矣”条幅。在战友们的欢呼声中,刘世峰拿着一束玫瑰,向林霞深情表白:“过去的8年,我无法每天陪伴在你的身边,无法给你太多的浪漫和惊喜,但你还是义无反顾地和我在一起,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嫁给我吧!”

林霞被这份惊喜感动得热泪盈眶。窗外的雨小了,一阵门铃声响起后,林霞从外卖员手里接过一支玫瑰。花瓣上尽管沾了些水珠,但丝毫没有在大雨中受到损伤。她把玫瑰小心地插入花瓶后,给刘世峰发去一行信息:8年的异地生活对我们来说,就像是等一朵花开的时间。

两情相悦

那天,林霞独自坐在沙发上,翻看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尽管窗外雷雨交加,但林霞心中格外温暖。册子的每一页都粘着玫瑰花瓣,隐约散发着清香。

林霞和刘世峰从小一起长大。高考结束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两

本版投稿邮箱:jbjrt@163.com